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

左編

盜類

隋竇建德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隋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建德補隊長，方如軍會邑人孫安祖盜羊為縣令捕，笞辱安祖，刺殺令。抵建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饑，群盜起，乃謀曰：水潦為災，民力凋敝，主上不恤，而親駕臨遠，且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詎為亡命虜乎？吾聞高鷄泊廣袤數百里，葭葦阻，真

可以遠難承間竊出椎埋掠殺足以自資因得聚豪  
傑且觀時變以就大計安祖然之建德爲招亾兵及  
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之入高鷄爲盜安祖號模  
羊公時鄆人張金稱亦結衆萬餘依河清間蓼人高  
士遼兵千餘屯清河鄆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殺  
人焚鄉聚獨不入建德問郡縣意建德與賊通捕族  
其家建德至河間聞家屠滅卽率麾下二百人亾歸  
士遼士遼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安祖爲金稱  
所殺其下數千人歸建德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  
兵萬人討士遼士遼自以智畧不及建德乃推爲軍

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既統衆，思用奇，厭伏羣盜。乃請士遼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絢。詐爲亾狀，士遼取所虜，陽言建德妻子殺之。建德遺絢書約降，請煎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欲與盟。兵懈不設備。建德襲殺其軍數千人，獲馬千匹。絢以數千騎去，追斬於平原。獻首士遼。威震山東。隨遣太僕卿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殘黨畏誅，復屯嘯。建德義臣乘勝欲遂入高鷄泊。建德謂士遼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有功。士遼不納，留建德。

守壁身將兵逆戰置酒享士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  
捷遽自矜大禍至不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  
能獨支乃留衆保壁帥銳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  
士逾於陣追壁薄壘守兵潰建德不能軍以百餘騎  
走饒陽饒陽無備因取之義臣已殺士逾陳謂餘黨不  
足憂引去故建德得還平原收士逾士死皆葬焉招  
潰卒得數千人必殺之唯建德恩遇甚備引故饒陽  
長宋正本爲客尊任之參決軍議隋郡縣吏多以地  
歸之勢益張兵至十餘萬上谷賊王須拔自號漫天  
王以兵畧幽州賊夾其下魏刀兒號歷山飛壁深澤

衆十萬，建德以計襲取之，并有其地。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自立爲長樂王。十四年五月，更號夏王。建元丁丑，署官屬，分治郡縣。七月，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討之。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悉拔諸城，偽遁。世雄以爲畏，稍弛備。建德率敢死士千人襲之，會大霧晝冥，隋軍驚潰。世雄引數百騎亾去，盡得其衆，獲河間丞王琮，勞遣之。琮復嬰城，建德進攻未下，而河間食盡，聞煬帝遇弒，琮率吏發喪，乘城大臨。建德遣使入吊，琮因請降。建德爲退舍，飭饌具，琮率郡屬素服，面縛軍門。建德親釋，徵

纒與言隋之凶。琮伏哭極長。建德亦爲泣。麾下或言  
河間久拒宋。多殺士。今力窮而下。請烹之。建德曰。琮  
諛士也。吾方旌權以勵事君者。且往爲盜。可安殺人。  
今將安百姓。定天下。而害忠臣乎。卽令其軍曰。與琮  
隙者。敢轍搖罪三族。乃授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  
金城宮。備百官。準開皇故事。武德元年。字文化。及至  
魏縣。建德謂其納言宋正本曰。吾隋民也。隋吾君也。  
今化及殺之。大逆不道。乃吾讎。欲爲天下誅之。何如。  
正本曰。大王奮布衣。起漳南。隋之列城。莫不爭附者。  
以能仗順扶義。安四方也。化及爲隋姻里。倚之不疑。

今戕君而移其國，仇不共天。請鼓行執其罪，建德蓋之。卽引兵討化及，連戰破之。化及保聊城，乃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建德入，先謁蕭皇后，語稱臣執字、文、智及、楊士覽等，召隋文武官共臨斬之。梟首轅門，囚化及，并其子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建德性約素，不喜食肉，飯脫粟加蔬，具妻曹未嘗衣紈綺，及爲王妾，侍裁十數，每下城破敵，貨寶並散賚將士，至是得宮人尚千數，有容色悉放去。其文武驍果尚餘萬，各聽所之，仍以誅化及報越王侗，侗封之夏王，遂號大夏，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尚書右僕射，餘隨才



署職委以政事。有願往關中及東都者，恣聽不留。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於境。二年，陷邢趙滄三州。復陷冀州。八月，陷洛州，遂遷都焉。更號萬春宮，使人如漢津祠，先墓置守冢三十家。又遣使朝侗，因與王世克結歡，北聘突厥，士馬益精，勇俄而世克廢，侗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書稱詔，追謚隋煬帝爲閔帝。以齊王暕子政道爲郎公，義成公主在突厥，遣使迎蕭后，建德自將千餘騎送之，并獻化及首。未幾，連突厥侵相州，進攻衛州，執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魏陽守將李世勣釋之。復使世勣守黎陽館，王銀以客

禮滑州刺史王執爲奴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貴逆則廢教，將焉用爲？」命斬奴而返執首。滑人德之，遂降齊濟二州，亦降充賊徐圓朗。聞風送款。三年，世勣自拔歸國，吏白建德誅其父。建德曰：「世勣唐臣，不忘其主，忠也。父何罪？釋不問。」高祖遣使修好。建德卽以神通歸京師，嘗執趙州刺史張志昂、邢州刺史陳君實等，將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夫犬吠非其主，彼悉力堅守，以窮就擒，仗節士也。今殺之，無以勸。建德怒曰：『我傳其城，猶不下，勞費士旅，何可赦？』」敬曰：「王之大將，高士，與抗羅縶。」

於易南兵未交，士興卽降。王以爲可乎？建德悟卽釋之。然其大將王伏寶、數持兵，功畧在諸帥上，或讒其反。建德殺之。伏寶臨歿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刎左右手平。後數戰不利。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爲羅藝所敗。藝乘勝襲其營，建德陣營中，填塹而出，敗藝衆，進薄其城，不能拔，乃還濟陰。賊孟海公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建德自擊之，會秦王伐東都，其中書舍人劉斌獻說曰：唐據關內，鄭王河南，夏有冀方，此鼎足相持勢也。今唐悉兵臨鄭，出入二年，鄭人日蹙，二國兵不解，唐強鄭弱，勢必舉鄭。鄭滅則大夏

有齒寒之憂，爲大王計，莫若援鄭，使鄭抗其內，我攻其外，唐之兵必却，唐却而鄭定，然後徐觀其變，鄭若可圖，因而取之，并二國兵，乘唐師老，長驅而西，關中可遂有也。建德曰：善。乃遣使聘世克，與連和。會世克亦自乞師，四年，建德克周橋，虜海公，留其將范願、戊之、悉發海公、徐圖、朗之衆，并兵號三十萬，救世克。至滑州，世克行臺僕射韓弘開城納之。建德進逼元梁，管三州皆陷，遂屯滎陽，運糧汴河西，上舟相屬，不絕。壁成臯，東原築營板渚，遣使與世克約期。又遣秦王以書，三月，王進據虎牢，翌日以騎五百覘建德營，設

伏道側。獨以數騎去。賊營二里。賊覺。出騎追之。王漸却。誘至伏所。卒起奮擊。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乃報建德。以書。建德失覘騎。又聞唐兵精。得書。猶豫。頓六十日。不敢西。時世克弟世辯爲徐州行臺。亦遣兵數千人從建德。王遣王君廓以輕騎抄其饗。執賊大將。建德懼。凌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上策也。且有三利。乘虛構境。師有萬全。一也。拓土得衆。二也。鄭圍自解。三也。建德將從之。而

世克所遣兒子王琬、內史令長孫安世、曰：請兵西。每言必流涕。又陰齎金玉啗諸將，以撓其謀。衆乃曰：凌敬書生，豈知戰？建德乃謝曰：今士新銳，天贊我也。師將大捷，方用衆議，不得如公言。敬固爭，建德怒，命扶出。其妻曹氏諫曰：祭酒計且善，王盍用之。夫自溢口道，乘唐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紓矣。今頓兵虎牢，下徒自苦，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五月，建德自板渚出，爲陣西薄汜南，屬鵠山，且二十里。鼓而前，郭士衡爲游兵，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

未嘗見大敵。今度險，士囂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饑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爭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史大柰、秦叔寶、繼塵、幟馳出賊陣，縱建德軍顧而驚，遂大潰。建德被重創，竄牛口谷。車騎將軍白士讓獲之，傳而西。斬長安市，年四十九。初，其軍有謠曰：豆入牛口，勢不能久。至是果敗。建德妻與其左僕射齊善行以騎數百遁還洛州。餘黨欲立其長子爲主。善行曰：夏王奄定河朔，號爲威強，今一出不復，非天命有歸哉。不如委心請命，無爲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令各

善行討者  
數亦會定  
德之事行  
而有識

解去善行乃與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率官屬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來降。

漢劉盆子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天鳳元年瑯邪海曲有呂毋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毋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毋家素豐貨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毋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



少年壯其志，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毋入海中，招亾命衆至數千。呂毋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毋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飢，寇賊蜂起，群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海人徐宜、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因擊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

遂北入青州，還至太山，留屯南城。其中訖孽者，號三  
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王莽遣平均、公廉  
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  
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  
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  
兵十餘萬復還。時呂母病死，其衆分入赤眉。青犢、銅  
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汧平大尹戰，敗。死者數  
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  
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  
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三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

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旣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難  
叛，乃遂亾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  
逢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崇安攻拔長社，  
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擊殺河  
南太守，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  
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  
三年正月，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尅虜，衆遂大集。  
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一老，從事各一人。  
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主，以求福。  
勦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笑巫。

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怒更始殺其兄乃逆  
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  
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群賊  
不可以久不若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  
服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乃相與議曰今  
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  
立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  
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畧通大義及隨崇  
等降更始卽封爲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  
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

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屬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復還依依，卿俠，卿爲制絳單衣。半頭赤幘，直綦履，乘軒車，大馬赤屏泥，而猶從牧兒。遊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蘆葍根，捕池魚而食之。灰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其泉樂人尚共擊鼓舞，衣服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半，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

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  
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  
君共立恭弟爲帝。立且一年。敎亂日甚。願得退爲庶  
人。更求賢知。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  
官。而爲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  
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  
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灰誠莫。諸君肯哀  
憐之耳。赤着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  
珍寶。囚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  
馬。虓爲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從數百

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于鄠，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方連陽城，番西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多得行，襁被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都夷，反爲所敗，禹乃走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門，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麴萌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禁街中，禹兵敗走，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

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道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着旌幟，更立巴、潘旗。安等十月下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虛，白骨蔽野。遺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還路。勅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



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徵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  
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  
於峭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  
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  
帝曰待汝以不死耳又謂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  
滅老弱滿社稷汗井竈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  
天下今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  
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爲功諸  
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  
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等謀反誅滅楊音

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爲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榮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

漢張角

張角，鉅鹿人也。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梁、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

簡別不知  
無也

以萬數州郡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  
 歸。熈尉楊賜時為司徒。上書言角誑耀百姓。遭赦不  
 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  
 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  
 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  
 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  
 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州郡忌諱。不  
 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  
 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為意。方詔陶  
 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

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歿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自上書京城寺門及州縣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陽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請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中平元年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外詔三司隸案驗官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等實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旬月之

間天下嚮應安平北陵人各執其主應賊以河南尹  
何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理  
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  
津小平津八關都尉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  
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討潁川黃  
巾皇甫嵩朱雋合將四萬餘人共討潁川嵩雋各統  
一軍雋與賊波才戰敗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  
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束軍士皆束  
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  
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陣賊驚亂奔走會騎都

尉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雋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與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雋於是進封雋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詔嵩討東都雋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盤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何一人向之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董卓代之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

角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聚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餘人。角先已病歿，剖棺戮尸，傳首京師。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萬餘人。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恤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乃飯，故所嚮有功。角餘黨以趙弘爲帥，衆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誣雋者，詔徵之。司空張溫上疏

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曠年歷戰，乃能克敵。雋討  
涿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  
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雋擊弘，斬之。賊帥  
韓忠復據宛，拒雋。雋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  
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  
乞降。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  
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成  
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  
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  
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



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雋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宛城，孫夏走雋，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漢張魯

張魯，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歿，子衡行其道，衡歿，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修，殺之，奪其衆焉。歿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

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其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駱曜，教民緇匿法，角爲太平道，修爲五斗米道。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

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亦欲尊魯爲漢  
寧王。魯功曹巴西閭闓諫曰：漢州之民，戶出十萬，財  
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竇融，不  
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于王，願且不稱。  
勿爲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于午谷，  
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二年，曹操乃自散關出武都，  
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數  
萬人拒關堅守。操攻破之，遂入蜀。魯聞陽平已陷，將  
稽顙圖，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灌、趙、赫、胡  
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

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  
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  
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  
魯盡將家出操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關中  
侯已萬戶封魯五子及閹圃等皆爲列侯爲子彭祖  
取魯女魯薨謚曰原侯

晉孫恩盧循

孫恩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  
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  
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泰爲亂以其與元

顯交厚成莫敢言、會稽內史謝精發其謀、道子誅之、從子恩因逃于海、衆聞忝歎之、皆謂躡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讐、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湧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衆數十萬、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關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時東土殷實、莫不聚麀盈

時守之等遽於收斂。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徐州刺史謝琰爲會稽內史。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邢浦。琰遣叅軍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邢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于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綠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復還於海。轉寇扈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衆西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緣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

洲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躡之於郁洲，累戰大敗。由是漸衰弱，復沿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扈濱，遂遠迸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恩恩亡，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遂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使貢獻。時朝

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恆以君爲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燕之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松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卽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



者數四故舫版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拔  
賣參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  
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  
將軍何無忌率衆拒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  
未至爲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併力攻京都若寇  
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  
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  
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  
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之計固不聽道  
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裕懼其侵軼

乃柵石頭斷祖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繼爲暴風所傾，人有歿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溱陽，并力取荊州。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群率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又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歿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剋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慈度

滿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鳩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鼠雀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鳩諸辭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屍斬之。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後魏破六韓拔陵

後魏破六韓拔陵。沃野鎮人也。初梁武帝普通四年。魏遣尚書令李崇擊柔然。阿那環崇長史魏肅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疆宗子弟。或困之。肺癆。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

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然。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此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及元乂秉政，賄賂恣行。復以宦者劉騰爲司空。公私屬請，惟視貨多少。刻剝六鎮歲入，以巨萬萬計。牧守令長，率皆貪汚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

材、景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爲統軍，三子爲軍主，以拒之。五年三月，魏以臨淮王或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或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或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將則武川亦危，或許其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虜，臨淮王與拔陵戰於五原，兵敗，或坐削除官爵，加李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

卷

卷

崔暹鎮軍將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魏自拔陵之  
反二夏幽涼寇盜烽起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薛  
珍等聚黨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魏遣雍  
州刺史元志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栢兄弟數爲  
寇盜刺史崔游誘之使降引爲主簿接以辭色使說  
下群氏旣而因宴會盡收斬之所部猜懼城民張長  
命等攻游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襲高平充  
之殺其鎮將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  
元天建魏遣吏部尚書元修義兼尚書僕射爲西道  
行臺帥諸將討念生崔暹遲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

可  
其  
書

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滿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是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本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爲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之。

非危言也  
可以驚不省  
乎

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惟底滯凡才，乃出爲鎮。縣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縱，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犇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授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詐，而高關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師爲亂，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師之舉，日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遂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詔徵崔



暹繫廷尉暹以女妓田園賂元义卒得不坐念生遣  
兵攻仇鳩河澗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擊破  
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氏王楊紹先之國將佐皆  
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收其器械子建  
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爲用急之則腹背爲患  
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旣而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  
郡内外相顧卒無叛者貞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  
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  
猖狂非有素蓄雖據西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  
日有降納暹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颺至風舉逆

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  
久秦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  
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今隴東  
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疆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  
斯廢矣宜勅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  
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  
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魏子建未至莫  
折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都督元志與戰於隴  
其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東西部勅勒皆叛魏附於  
援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浹之下詔諸州鎮軍

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以懷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鄒道元爲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爲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艾乃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廣陽王洸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爲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自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十八鎮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爲朔州刺史賀度拔父子及

發

武川字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疾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陷之，執都督元志，送念生，殺之。念生又遣兵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蠻於平涼東。六年正月，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爲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衆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於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爲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寅軍於水東，遙爲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脇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爭逐之，其衆多於延伯一倍。

蹙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爲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與軍繼其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先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宛川，俘其民以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疆，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柰何助賊爲虐，竊以爲賊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

讀此字經  
史記女子

之、二月念生遣都督楊鮓等攻仇池、那行臺、魏子達、  
擊破之、四月敕勅酋長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  
醜奴、宿勒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討之、不克、  
蕭寶寅、崔延伯旣破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  
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兵於安定西北  
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  
且新有功、遂唱議爲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爲鎖柱、  
使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  
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  
降簿、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勒明達引兵

述府輒誤  
可北騎備  
抄掠亦坐  
無律

自東北至降賊自西覲下腹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  
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  
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歿傷二萬人寶寅收  
衆退保安定延伯自耻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  
安定西進去賊十里結營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  
之俄頃平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  
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歿者萬餘人時大寇未  
平復失驍將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見胡太后  
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六月拔陵圍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騰募二百

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爲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猶存。久之，道路沮絕，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旣而請關請罪，詔原之。長流叅軍于謹言於廣陽王深曰：「今寇盜蜂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深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七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深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曰：「拔陵兵勢甚盛，聞七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



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七列河餌之而伏兵以  
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七列河盡  
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七列河之衆而還柔  
然頭兵可汗大破拔陵軍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賊  
前後降者二十萬人元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恒州  
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魏朝不  
從詔黃門侍郎楊置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  
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八月魏柔玄鎮杜洛周周  
聚衆反於上谷改元真王沒那縣因魏燕州刺史崔  
乘瓚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

元譚討之。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宗險譚屯居庸關。七年正月魏安州石離穴城解。搆卒戍兵反。鹿杜洛周衆合二萬。洛周自松岍赴之。五原降。戶鮮于修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四月杜洛周南出鈔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都督李琚與洛周戰于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衆拒之。洛周引還上谷。六月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紇真等將兵掠薊南。秋七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擊之。於果園大破之。斬曹紇真及將卒三十餘級。洛周帥衆南趨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八月賊帥元洪業斬鮮于

修禮請降于魏賊黨葛榮復殺洪業自立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北起瀛州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卒萬餘人屯逍遙園東念生進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行臺羊深棄城走賊帥據北華州及幽州以應天生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詔加椿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寅部將楊侃隱身塹中射之應弦而斃其衆遂潰魏右民郎賒恩令上疏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卽極驕驕志遂氣浮軒者據

腕以致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冠疆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主民凋弊凡以此也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何異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二月秦賊據潼關三月魏主詔將西討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詔

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葛榮久圖信都魏以光祿大夫源子邕爲北討大都督以救之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減刑詔免爲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爲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造洛陽椿謂之曰當令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慮遣心膂重入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告之聖并白宰相更遣長史同馬防城都督欲安屬

中正須三人耳。如不遣，必成深憂。昱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關門皆盡。粲自行州事，南秦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降。魏復以寶寅爲尚書令，還其舊封。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效。」行臺都令史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酈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救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勅悅時寶

致寶寅反  
又列一節  
道元道元  
天下舟士  
帶

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爲關右大使寶寅聞之  
爲謂取已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問  
之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  
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一艘一子不艘關中亂  
亂者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寶  
寅遣將攻殺之收殮其尸表言白賊所害又上表自  
理稱爲陽椿父子所誅十月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  
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行臺  
以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及宗人薛修義亦聚衆河  
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

宗正珍孫討之。十一月，萬榮圍魏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竭無救援。城陷，榮執孚逐出。孚兄祐爲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歿。孚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爲歿。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爲冀州刺史，將兵討榮。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衆十萬擊之。子邕衍俱敗歿。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



相州刺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榮盡銳攻之，不能克。二年正月，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薪糧，治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有應津者，遺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爲患。」津悉收北人內子城中，而不殺衆，感其仁。及葛榮代修禮統衆，使人說津許以爲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後祖吐豆發精騎一萬南出前。

得人

鋒至廣昌賊塞隘口柔然遂還已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見津欲烹之既而捨之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周蕭寶寅攻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恆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夾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濬封疆多在郡東

修義驅帥十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右錐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望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雅克潼關遂入河東寶寅遣將侯終德擊毛遐會郭子恢等屢爲魏軍所敗終德亦因其勢挫還

軍襲寶寅至白門寶寅始覺與終德戰敗携其妻南陽公主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爲太傅是時魏主遇弑尔朱榮入洛陽二月葛榮擊杜洛周殺之併其衆陷魏滄洲榮軍乏食遣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爲大都督東北道諸軍討之七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師于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八月葛榮引兵圍鄴尔朱榮救鄴擒葛榮至洛斬於都市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尔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爲大都督鎮中山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

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張軍勢，多設攻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劇馬步十餘萬，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衆五千餘人，許還其馬。伏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旣獲賊衆，倘爲復資，違之。」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須爲詐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且噴其城門，鞞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爲平州刺史，鎮范陽。万俟醜奴攻魏，秦州拔之。三年，万俟醜奴侵擾關中，尔朱榮遣武靈

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勦滅，世金  
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賊將生。」勝曰：「然則奈何？」岳  
曰：「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之言於榮。」榮  
悅，以爾諸天光爲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以  
岳爲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爲右大都  
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  
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  
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蜀賊持疑不下，軍至  
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遲疑，若遇大  
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舉，一以相委，岳遂進擊。」

蜀賊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克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榮怒遣使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柵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淺水，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爲

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渡岡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山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衆耕於細川使遣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爲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



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  
降涇州醜奴素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  
騎追之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闕侯莫陳崇單騎入  
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  
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魏以關中  
平大赦万俟醜奴蕭寶寅至洛陽帝乃賜寶寅死於  
馳牛屠斬醜奴於都市

隋宋子賢

隋大業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爲幻術每  
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

鏡於堂上紙素上重寫蛇爲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側其鏡遠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轍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感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遠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并坐其黨與千餘家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三輔之士翕然稱爲大聖因舉兵反衆至數萬官軍擊破之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四

左編

盜類

唐龐勛

唐懿宗咸通三年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  
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雕  
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其後節度  
使多儒臣兵浸驕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使田牟  
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抑背或爲之執板唱歌犒賜  
日以萬計牟憂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聞

帳勳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二其意聚譟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以璋爲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爲武寧節度使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師以赴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旣櫟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歿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豪泗二州常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爲亂階今改爲徐州團練使隸充海節

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留將士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爲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實分配將士赴諸道統詢然後將忠武義成兩導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問四年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爲觀察府以濠泗隸焉五年敕徐州士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邳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三千赴接

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棄代。徐泗觀察使崔  
彥曾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采妻戡。教  
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  
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戍虛。發兵所  
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  
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  
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  
移湖南。新使朱至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  
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朝廷聞之。遣高品張敬  
思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九月。龐勛等

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撤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於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若至徐州，必俎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絢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絢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狄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爲患必大。絢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亂，其

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竄匿者及諸公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至泗州。刺史杜愔饗之於棧場。優人致蘇徐卒以爲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愔素爲之脩。徐卒不敢爲亂而止。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行及徐城。勛與許佶等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不如反。衆皆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勛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爲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



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奸計，將士誠知  
註誤，敢避誅夷。今旣蒙恩，全省輒共誅首惡，以補愆  
尤。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勦  
復於通中申狀，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  
符離，尚未釋甲，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  
多疑，心生罅隙，乞具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  
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爲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  
驛，圍城恐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此以銀刀凶  
悍使一軍皆蒙惡名，今寃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  
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不若乘其遠來疲

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勦數勦之  
罪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  
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赦使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  
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敵使之  
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誦賊  
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  
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  
而潛遁北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  
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日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

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澠水上望風奔潰賊遂  
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賊攻  
陷之璐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  
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爲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  
且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  
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  
聞符離敗決泮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  
軍至已涘矣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  
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  
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爲賊必

固守但爲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爲盜。以千緡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明日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艤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爲異，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汜。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龐勛引兵北

彦會所以  
自守善矣  
所以便民  
吾不知

度離水踰山趣彭城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還城中丁壯爲守倫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犇兗州彥曾怒曰吾爲元帥城陷而失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彭城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劊而剉之盡滅其族劬坐聽事盛陳兵衛戊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且勛使趣之庭

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遣押牙張瑄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佶爲都虞候。趙可立爲都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闒盜郭郭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勛詐爲崔彥會請剪滅徐州表其

畧曰一軍暴卒盡可剪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  
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劉  
行及引兵至渦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  
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  
囚望回自行刺史泗州刺史杜怡開勛作亂完守備  
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  
怡封府庫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即  
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歿者數百乃斂兵屯城  
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衆至萬  
餘終不能克初朝廷聞麗勛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

品康道偉齋敕書撫慰之。十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宴道偉於毬塲，使人詐爲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龐勛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戍守要害。而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等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爲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



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凶。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宴權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達鞞契苾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疆不敢進，有辛讜者請往求救，杜愔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

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也西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讜請復往求救恂曰前往復還今往何益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恂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死耳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厚

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讜舉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便。」讜逐之，攬得其髻，舉劒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眾，必不可捨。」眾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眾不能奪，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眾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惰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賊陷都梁城，執湘及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

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爲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爲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旣絕。糧且盡。閏月己亥。辛謹言於杜愔。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

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闕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十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賊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濠州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掩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

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冷狐綯畏其侵軼許爲奏請節餞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旣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旣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爲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桀暴王宴權兵數退朝廷合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回招計使前失

雄節度使何全皞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鹿  
勛翔軍於藤沛，尤軍於豐蕭。十年正月，康承訓將諸  
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二十里，  
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勛始懼，  
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爲兵日不過得三二  
十人，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  
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疆，不敢進，  
讜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讜，乃  
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  
益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

雨及鎖鑰帥衆歿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入喧呼  
動地杜愔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  
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  
拒之帆止不進愔令讜帥歿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  
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  
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讜揚言賊不多甚  
易與耳師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  
得入城二月康承訓使朱耶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  
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伏其騎勇承訓嘗引麾下  
千人濟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奪槌衝圍



援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濉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出爭奮擊賊大敗官軍感之於濉水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弘立收散卒纔得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三月承訓旣破王

弘立進追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  
兵度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追之遂圍柳子會  
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  
盡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  
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趨大  
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  
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  
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  
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  
尚在故留後未興城黨皆以爲然四月壬辰勛殺彥

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潞溫庭皓等，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歿，斷淮南監軍郭厚本和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勛乃集衆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軍真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信等共推勛爲天冊將軍。大會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儼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楊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

廣陵止于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謹命以長義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柵謹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搗火牛焚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勛以父舉直爲大司馬與許楛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按而受之時魏博屢圍豐縣勛欲先擊之引兵發徐州馬舉

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  
聞數里賊大驚歛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  
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歿吳迥退保徐州城  
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窺面目  
皆生瘡勛留豐縣數日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  
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進明  
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  
承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  
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  
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亦井白徒觀

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籍，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弟城。驛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鎰聚眾三千人，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爲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勛命鎰救之。鎰帥所部來降。八月壬子，康承訓拔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脇從於賊心，常憂憤時，將所部兵守于城夜。

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臯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爲應，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視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卽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

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已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比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日晷



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倍首，餘黨多  
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  
遂平，以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愔爲  
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  
以赤心爲節度使，召見，留爲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  
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儼爲亳州刺史，儼在泗州犯  
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  
非杜愔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  
州。兄弟五人皆遠貶。十一年四月，徐賊餘黨猶相聚  
閭里爲羣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

疾曠招諭之。五月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六月  
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爲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  
屋頑凶。蓋由統御失人是故。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  
兵額尚存。以爲支郡。則狼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  
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鄰近。因攻守結囊  
已深。宜有更張。庶爲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爲觀察  
使。統徐濠宿三州。爲團練使。使使割隸淮南。十月復以  
徐州爲感化軍節度。

唐黃巢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鬻鹽。富于貲。善擊劍騎射。稍通

書記辨給喜養人命咸通末仍歲飢盜興河南乾符  
二年濮名賊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燒曹濮二州  
俘萬人勢遂張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虐  
賦重賞罰不平宰相耻之僖宗不知也其剽帥尚君  
長畢師鐸劉漢宏等十餘輩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  
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帝使神策統軍宋威  
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共三千騎五  
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曹元裕副  
焉仙芝畧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  
决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群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

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忿思亂賊聞之趨  
邾城不十日破八縣帝憂迫近東都督諸道兵檢過  
於是鳳翔邠寧涇原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  
昭義以兵衛宮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  
大震百官脫身出奔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蝻聚鄧  
汝間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因  
畧殘郢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擊追則遣  
貫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隨州  
執刺史據安州分奇兵圍舒擊廬壽光等州時威老  
且闇不住軍陰與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即得

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爲天子我  
不失作功臣故躡賊一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更以  
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爲行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琢  
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代元裕賊出入蘄黃蘄  
州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巢等詣渥飲  
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昔年卒誅之今仙芝小  
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  
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撫慰仙芝喜  
巢恨賞不及已因擊仙芝傷首合仙芝憚衆怒卽不受  
命劫州兵渥與中人亾去賊分其衆尚君長入陳蔡

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陷沂州遂至數萬。繇潁蔡保嶺呀山。是時巢將又取江州執刺史。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二千級。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荆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溫嬰城守賊縱火焚樓堞。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駢以蜀兵萬五千齎糒糧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賊不能守。於是詔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爲江州刺史。勒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巢將。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拒却之。乃向浙西。擾宣潤。不能得所。

欲身留江西。趨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朱威曹元裕以詔計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遣其屬吳彥宏以詔諭賊仙芝。乃遣蔡溫球楚彥威尚君長來降。欲詣闕請罪。又遣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擒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中人馳驛卽訊。不能明。卒斬君長等于狗脊嶺。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郛。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賊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爲主。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萬餘。掠淮南。

建元王霸屬藩鎮不能制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  
兵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迭相  
矛楯時多朋黨一朝有變天下離心巢之起也人士  
從而附之武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皆指目朝政之  
弊會元裕敗賊於申州歿者萬人帝以威殺尚君長  
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爲招討使張直  
勉爲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荆襄援兵阻更拜  
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方掠襄邑  
雍丘詔滑州節度使李嶧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  
東都會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



陽節度使鄭廷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爲  
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鄭襄城陽翟者爲崔  
安潛遂走。在浙西者爲節度使裴璩斬二長。次者甚  
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  
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卽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崔  
安。於是高駢遣將攻賊。破之。賊收衆踰江西。破虔吉。  
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趨建州。初軍中謠曰。  
逢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俘民給稱儒者皆釋。時六  
年二月也。僂路圍福州。觀察使戰不勝。棄城遁。賊焚  
室廬。殺人如薙。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

古語

偽表

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是時亂地諸州皆沒，有詔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以拒賊。巢隲持官進寇廣州，詔節度使李迢討之。巢與迢書，求表爲天平節度，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丐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見詔大詬，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入關，因詆宦豎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入變構狀銓貢失才，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贓者

族皆當時極敵。天子既懲宋威失計，罷之，而宰相王鐸請自行，乃拜鐸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率諸道兵進討。鐸屯江陵表，泰寧節度使李係爲招討副使，以先鋒屯潭州，兩屯烽驛相望。初，巢以士衆烏合，欲據南海之地，永爲窠穴，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衆大疫，衆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明元年，遂引北還，自桂編大桴，沿湘下衡，永破潭州。李係走朗州，兵十餘萬殲焉。投齒蔽江，進逼汪陵，號五十萬。鐸兵寡，卽乘城先此。劉漢宏已掠地焚廬，詹人皆竄山谷，俄而係敗，問至鐸，棄城走襄陽。官軍乘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古風

三

亂縱掠會雨雪人多死溝壑十月巢據荆南脇李迢  
草表報天子迢曰吾賊可斷表不可爲巢怒殺之欲  
進躡鐸會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陀  
以五百騎釘轡藻鞮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爲怯明日  
諸將乘以戰而馬識沙陀語呼之輒奔還莫能禁官  
兵伏于林闕而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執賊渠十二  
輩巢懼度江東走師促之俘什八鐸招漢宏降之或  
勸巨容窮追答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容賞事畢則  
得罪不如留賊莫後福止不追故巢得復整攻鄂州  
入也巢畏襲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東至平蕩萬

養賊

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數十騎莽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媼曰：「有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十騎能困我，况軍八百里乎？」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廣明元年，淮南高駢遣將張潁度江，敗巢將降之。巢數却，乃保饒州。衆多疫，別部常宏以衆數萬降。所在戮死，諸軍屢奏破賊，皆不實。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計，破殺駢將，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而漢宏破衆復奮，寇宋州。掠申光來，與巢合。濟采石，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拜曹全晟天平節度使，賊方

議論不一  
獻棄之入

守滁和全畧以天平兵散于淮上巢將渡淮宰相立  
盧瑑計敕師未至請假巢天平節度使使無得西以  
精兵戍宣武塞汝鄭路賊首可致矣盧攜執不可前  
此已詔天下兵屯潞水禁賊北走於是徐兵三未道  
許其帥薛能館徐衆城中許人驚謂見襲部將周炭  
自潞水還殺能自稱留後徐軍聞亂列將時溥亦引  
歸囚其帥支詳充海齊克讓懼下叛引軍還兗州潞  
水屯皆散巢聞悉衆渡淮安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  
剽掠所過惟取丁壯益兵攻汝州欲薄東都嘗是時  
天子冲弱飾而流淚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關內

諸節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內  
震擾遂前說帝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  
宰相崔沆曰祿山衆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宰  
相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今巢  
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翰之兵若令孜爲社稷  
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  
懌謂令孜曰卿且爲朕發兵守潼關帝自幸神策軍  
擢左軍騎將張承範爲先鋒右軍騎將王師會督糧  
道以飛龍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數千  
人當是時巢已陷東都留守劉允章以百官迎賊巢

入勞問而已。里間晏然。帝餞冷。枚章信門賚遺。豐優然。衛兵皆長安高貴世籍。兩軍得稟賜。侈服怒馬。以詫權豪。初不知戰。聞科選。皆哭于家。陰出貲萬計。備顧負。販屠沽。及病坊貧人。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慄。承範以強弩三千防關。賊進取陝。號機關。戊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神策兵。過華州。裹三日糧。不能飽。無鬪志。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賊小卻。俄而巢至。師大譟。時士餽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十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關。



之日臣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飢潰  
賜開菜坑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計  
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鑿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  
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願與近密宰相熟議未可輕  
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  
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亾微臣勝哥舒翰之亾承範  
出金諭軍中曰諸軍勉報國救且至士感泣拒戰賊  
見師不繼急攻關王師矢盡飛石以射巢驅民內壑  
火關樓皆盡治關左有大谷禁行人號禁谷賊至令  
孜屯關而忘谷之可入尚讓引衆趨谷承範惶遽使

將逃

幸咸陽

迎賊二

師會以勁弩八百邀之。比至而賊已入。明日夾攻關。王師潰。師會承範乃羸服逃。始博野鳳翔軍過渭橋。見募軍服鮮煥。怒更爲賊。鄉導前賊歸。焚西市。帝類郊祈哀。會承範至。具言不守狀。帝黜宰相盧携。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惟福穆潭壽四王與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匡範統右軍以殿巢。以尙讓爲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古副之。賊皆被髮錦衣。大抵輜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灞上。自春明門登太極殿。官女數千迎拜。稱黃玉。樂舍田令孜。錦

賊見窮民，抵金帛與甫數日，因大掠，縛箠居人索賂，號淘物，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貲。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改元爲金統，其徒上巢號承天廣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爲皇后，以尙讓爲宰相，李儔黃諤爲尙書，皮日休裴渥翰林學士，孟楷蓋洪尙書，左右僕射兼軍容使張直方檢校左僕射，王璠京兆尹，劉塘朱溫張全彭攢李逵等爲諸將軍游奕使，其黨以次封拜，取趨偉五百人，號功臣，以其甥林言爲之使，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妄殺人，悉輸兵于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召玉官，無

有至者乃大索里間豆盧瑑崔沆等匿永寧里張直方家直方者索豪傑故士多依之或告張納亡命者巢攻之夷其家瑑沆及大臣劉鄴等死者百餘人將作監鄭基郎家鄭係舉族縊是時乘輿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巢使朱溫攻鄧州陷之以擾荆襄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爲鄭畋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爲行營司馬數攻賊斬萬級邠將朱攻陽爲賊將王玖裒兵俄而殺玖引軍入于王師弘夫進屯渭北河中

王重榮營沙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鄜延李孝昌夏  
州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拔咸陽棧渭水破尚讓軍  
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程宗楚入自延秋門弘  
夫傳城舍都人共譟曰王師至處存遣銳卒五千以  
白帟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邠涇軍爭入  
京師諸軍亦皆解甲休競掠貨財子女市少年亦冒  
作帟肆爲剽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巢遣將率賊數  
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謹迎之時軍士得珍賄  
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賊執弘夫害  
之處存走營始王璠破奉天引衆數千隨弘夫及諸

將敗獨一軍戰尤力，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入萬人，血流於路，謂之洗城。諸軍退保武功。五月，昭義高潯攻華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攻以涇岐麟夏兵八萬，營與平巢，亦遣王璠營黑水，攻戰未能勝。鄭畋將竇攻，夜率士燔都門，殺邏士，賊震懼。於是畿民柵山谷自保，不得耕，米斗錢三十千，屑樹皮以食。官軍皆執山柵，百姓鬻於賊以爲糧，人獲數十萬錢。士人或賣餅自業，舉奔河中。李孝昌拓板恩，恭徒壁東渭橋，收水北壘數月，賊帥朱溫尚讓涉渭敗孝昌等軍。高潯擊賊不勝，賊復取華州，巢以溫爲同州。

刺史賊又襲孝昌。二軍引去，賊破陳敬瑄兵，走南山。齊克儉營與平爲賊所圍，夾河灌之，不克。有題尚書省戶，譏賊且亾，尚讓怒，殺吏，轍剔目懸之。諸郎官門關卒凡數千人，百司逃無在者。天子更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重榮爲左右司馬。時溥督漕賦，王處存、李孝章、拓拔思恭爲京畿都統。處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門思恭爲京畿都監。楊復光監行營，於是鐸以山南、劔南軍營，靈感祠朱玫以岐夏軍營，與平、重榮處存營，渭北復光以壽滄、荆南軍，合岌營、武功、孝章合拓拔、思恭營、渭橋。程宗

楚營京右朱溫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趨同州刺史  
出奔溫據州以守六月尚讓寇河中使朱溫攻西關  
破重榮數千騎於河上讓遂拔郃陽攻宜君壘大雨  
雪盈尺兵夾什三七月賊攻鳳翔敗節度李昌言於  
澇水又遣將攻武功槐里涇邠兵郤獨鳳翔兵固壁  
拓拔思恭以銳士萬八千赴難逗留不進河中糧艘  
三十道夏陽朱溫使兵奪艘重榮以甲士三萬救之  
溫懼鑿沉其舟兵遂圍溫溫數困又度巢勢賊且敗  
而巢嬖人孟楷方專國溫丐師楷沮不報即斬賊大  
將馬恭降重榮帝進拓拔思恭爲京畿四高都統赦



朱致軍馬崑溫降重榮遇之厚故李詳亦獻款賊覺  
斬之於赤水十月鐸濬壕於興平左抵馬崑使將薛  
韜董之由馬崑武功入斜谷以通盩厔列屯十四使  
將梁瓌主之置關於沮水七盤三溪木皮嶺以遮秦  
隴明年正月王鐸使鴈門節度使李克用破賊于渭  
南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會鐸與安潛皆罷克用獨  
引軍自嵐石出夏陽屯沙苑破黃揆軍遂營乾坑二  
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巢兵十萬與王師大  
戰梁田陂賊敗執俘數萬僵齒二十里欽爲京觀克  
用掘塹環州分騎屯渭北遣將夜襲京師火庵聚俘

賊而還。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陰有遁謀。即發兵三萬。搤藍田道。涇原節度使張鈞說蕃。與盟。共討賊。是時諸鎮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將楊守忠。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賊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閨。巢夜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貲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雄吐蕃所燔。唯衢街廬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繕壯麗如開元時。至巢敗。

方鎮兵直入虜掠火大內惟舍苑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楊復光獻捷行在帝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萬人屯京師命大明宮留守王徽衛諸門撫定居人詔尚書右僕射裴璿修復官省購輦輅仗衛舊章秘籍豫敗巢者神策將橫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貞夫德將顧彥朗等七十人巢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卽臣賊與連和楷擊陳州敗矣巢自圍之營於城北五里爲宮闕之制曰八仙營都許孟洛東入徐充數十州入大觀時

朱溫賜名全忠爲軍武節度使。與周岌時溥帥師。陳趙繼亦乞兵太原。巢遣宗權攻許州。未克。於是積竭水。皮草根皆盡。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夷會關東諸鎮。壁汝州。全忠擊賊瓦子堡。斬萬餘級。諸軍破。尚讓於太康亦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巢大恐。居三日。軍中相驚棄壁走。巢退營故陽里。五月大雨震電。川溪皆暴溢。賊壘盡壞。衆潰。巢解而去。全忠進戍尉氏。克用追巢。全忠還汴州。巢取尉氏。攻中牟。兵渡水。半克。用擊之。賊多溺死。巢引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還營鄭州。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

賊驚潰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渡河攻汴州全忠  
拒守克用救之斬賊驍將李周楊巢夜走胙城入宛  
旬克用率軍窮躡賊將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往降全  
忠而尚讓以萬人歸時溥巢愈猜忿屢殺大將引衆  
奔兖州克用追至曹巢兄弟拒戰不勝走兗鄆間獲  
男女馬牛萬餘乘輿器服等擒巢愛子克用軍晝夜  
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六月  
時溥遣將與尚讓追戰狼虎谷巢討賊乃自刎不殊  
朴言因斬之并殺其妻子悉函首將詣溥而太原博  
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溥獻于行在詔以首獻于廟

徐州小吏李師悅得巢偽符璽土之拜湖州刺史巢  
從子浩衆之千爲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欲  
據湖南陷瀏陽殺畧甚衆湘陰彊家邵進思率壯士  
伏山中擊殺浩